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主编 / 费振刚

正始太康诗传

〔梁克隆 / 著〕



•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

主编 费振刚

正始太康体诗传

费振刚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正始太康诗传

著 者 梁克隆
责任编辑 刘树炎
责任校对 刘 君

封面设计 翁立涛
版式设计 刘 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491-8/1·206
定 价 32.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总序

本丛书是中国历代诗歌的选注本，而冠以“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之名，我们有如下的理由：

“流”与“派”，原来都是指水道的支流，《广雅》：“流，末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水本曰源，末曰流。”《说文·水部》：“派，别水也。”其本字当为“辰”，《说文·辰部》：“辰，水之邪流别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流别者，一水岐分之谓……流别则其势必邪行，故曰‘邪流别’。辰与《水部》派音义皆同，派盖后出耳。”“流派”一词出现较晚，《辞源》书证引《全唐诗》三九张文琮《咏水》：“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句，亦指水道的支流。但三者均可引申为学术、艺术的分支和不同的派别，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江淹《访道德》：“百学兮异文，锦派兮绮分”；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胡仲弓《送丁炼师归福堂》：“易东流派远，千载见斯人”，朱彝尊《刘介子诗集序》：“南唐以后，尤延之、范致能为杨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都是指学

术、文艺之不同派别。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文学流派有的是自觉形成的,有着明确的艺术主张,但多数是在同时代、或后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它们的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因此收入本丛书的,或以艺术风格有关联者,或以诗名有相似者,或以思想相近、政治遭际相似者,但均以古今文论有所论及者为依据,而不新拟名目,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诗与词、曲有别,故词、曲有“诗余”、“词余”的别称,虽不尽科学,但既说明古人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现代观念中,诗、词、曲都可称为诗,现代学者所撰之中国诗史及诗选均包括传统的诗、词、曲。本丛书之前集为传统之诗,称诗传;后者为词、曲,称词传、曲传,而总名称诗传,则用现代观念。

传(zhuàn),有两义:一为载记,一为训诂,本丛书两义均用,一流派为一集,每集由两部分组成:用传之第一义,写成为一篇论文,论述本流派的形成、发展、特色及影响;用传之另一义,选最能代表该流派的作品若干首,加以注释,以显现这一流派的特点。

历代诗歌选本有多种,在其编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明确地标出以人们认同的诗歌流派为标准的尚不多见,本丛书则以此为标准收集自先秦至近代可称为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各自为集,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面貌,为广大古代诗歌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本丛书的作者、编委及出版社责任编辑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我们愿以此为母校百年华诞助兴！

1997年初，中文系1961级校友、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刘树炎同志陪其社长周殿富同志来北京，找我讨论该社有关文史方面的选题计划，他们有意出版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选本，经过讨论，逐渐形成了共识（如前节所述），他们要求我主持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我则提出这套丛书的作者，由我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担任，并力争在1998年推出，为北大百年校庆献礼。时间紧迫，我请在京的校友李景华（1955级）、卢永璘（1970级）、赵为民（1973级）、张鸣（1977级）同志和刘树炎同志组成编委会，共同负责组织工作，分别邀请不同年级的校友担任各集的作者，得到了各地校友的热烈响应，使我深受感动，也体现了校友们对母校的一片深情。在此，我谨向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校友表示我诚挚的敬意，向支持这一工作的吉林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

现在，母校百年华诞将临，这份礼物虽不华贵，但它代表了参加本丛书的校友的心，我们将永志母校老师的培育，更祝愿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未来的一百年更加灿烂辉煌！

费振刚

1998年4月16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梁克隆 北京人。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 年 4 月至 1996 年 3 月任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现在中华女子学院任教。

目 录

遥远宏肆 流韵清英

——简论正始太康体诗·····	1
诗 选	
嵇 康	
赠秀才入军·五首·····	57
述志诗·····	64
琴 歌·····	67
五言诗·····	69
幽愤诗·····	71
阮 籍	
咏怀诗·二十四首·····	78
刘 伶	
北芒客舍诗·····	110
张 华	
励 志·····	113
轻薄篇·····	120
游猎篇·····	126
情诗·五首·····	131
答何劭·二首·····	138

陆 机

拟古诗·十二首	142
猛虎行	158
君子行	160
从军行	163
豫章行	165
苦寒行	167
饮马长城窟行	169
门有车马客行	172
君子有所思行	174
齐讴行	176
长安有狭邪行	179
长歌行	181
悲哉行	183
日出东南隅行（或曰罗敷艳歌）	185
吴趋行	189
短歌行	193
前缓声歌	195
塘上行	198
壮哉行	200
赴洛·二首	202
赴洛道中作·二首	206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209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211
答贾长渊·并序	216

赠冯文罽	224
赠弟士龙	226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228
答张士然	231
赠从兄车骑	233
赠顾交阯公真	235
于承明作与士龙	237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239
园葵诗	243
招隐诗	245
挽歌诗·三首	247
陆 云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254
答兄机	258
答张士然	260
潘 岳	
关中诗	262
为贾谧作赠陆机	273
金谷集作诗	281
悼亡诗·三首	284
河阳县作·二首	293
在怀县作·二首	300
潘 尼	
赠河阳	305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308

赠侍御史王元凯	313
迎大驾	315
张 载	
七哀诗·二首	318
拟四愁诗	323
张 协	
杂诗·十首	324
咏 史	337
左 思	
咏史·八首	340
招隐·二首	354
娇女诗	357
杂 诗	362

遥远宏肆 流韵清英

——简论正始太康体诗

(一)

魏晋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之一。那种“假廉仁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可“名士少有全者”的历史悲剧，那种“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而“惧民之知其然”的是非颠倒；那种“竭天下万物之至，奉声色无穷之欲”的骄奢淫逸，与“非所以养百姓”的巨大贫富差别，总之司马氏集团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一切，都如同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当时的大地。

处在这种巨大而血腥阴影之下的正始诗人，他们似乎已经脱却了“建安诗人”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似乎也只能在对玄学的追求中，崇尚庄老，高谈玄理。当然，作为哲学思辨上的探讨，特别是像对言、象、意等有关概念的完整阐释，对于我们民族在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发展，对于我们民族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极大的裨益。尤其是其中以王弼为代表的“哲学革命”，给予后代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启示与影响，都是明显而深远的。然而在当时，这种“哲学革命”却是由“文学革命”的不能继续造成的。或者可以这样说，鉴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而殊死的拼杀，一部分较为正直而清醒的失意文士，开始从正统的立场上脱离出来，转而寻求一种具有反叛

色彩的东西；并且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和方式，重新认识并阐释许多实在的问题，立身行事，著书立说。这或许就是“文学革命”被代之以“玄学兴起”的内在历史缘由！

重视哲学思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强调这种思辩的重要性，不在于必须要以牺牲文学特点与自身规律为代价，而在于它应当是一种思想与精神武装，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依据文学的特点与规律，运用语言，创造出更富于艺术魅力的形象与境界。倘若纯以哲学入诗，可却未参透玄理，没有诗的内容与外在美的形式，那么这种努力是不会获得成功的。这也许就是刘勰批评何晏为诗的道理，所谓“何晏之徒，率多浮浅”，^①当然是指其诗歌在艺术上的欠缺。

其实，就在“正始”之前的“建安时代”，诗坛曾有过一片星汉灿烂的辉煌。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②

这是刘勰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对建安时代创作业绩的总结与赞扬。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琰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③

这是曹植从诗人风范的角度，对建安诗人艺术风格所作的总结与赞扬。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④

这是钟嵘从艺术天才与贡献的角度，对曹植诗歌伟大成就的总结与赞扬。

建安时代，“总两汉之菁华，导六朝之先路”；

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文艺复兴时代”；

这是一个“五言腾踊”，并且由五言诗高举着诗歌传统与现实精神火炬的时代。

用林庚先生的话来说，建安文学的伟大功绩在于：

“建安时代的文艺复兴，非特恢复了古代的诗坛，而且唤起了无数的诗人。他们歌唱出这个时代的脉搏，‘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是就作家的身份出现，这样作家当然就多了起来，屈原曾经为诗

坛带来了诗人，但是直到这时候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对于这些诗人，时代要求他们能解放自己的思想感情，歌唱出爽朗有力的诗篇，自然也就必须要求他们要有骨气，这‘骨气’的形象的写出，就是建安时代历来被赞美的‘风力’，也就是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古代诗歌主要的两股渊源，到此便统一为一个巨流”。^⑤

正始诗坛与建安诗坛相比较，显得薄弱得多。正始诗坛缺少建安时代的慷慨激昂，气韵沉雄；缺少建安时代的跌宕悲凉，骨气奇高。当然，正始诗坛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作为具有大家风范的嵇康和阮籍，他们是中国古代诗歌宇宙中不灭的星辰。

(二)

嵇康和阮籍，他们在继承建安时代精神传统的同时，还进行着艰难的哲学探索，而这两方面又都给予他们积极的创作力量。因此，嵇康和阮籍的歌唱，应当说是从更深层面上表现和抒写人的追求与人的理想，当然是作为觉醒了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追求与理想；以及他们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

嵇阮作为被“建安风力”所感召的文士，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具有真正觉醒意识上的人与诗人，视为最基本的条件。可是“就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这一点，对于嵇阮以及其他正始诗人来说，显然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放声歌唱。特别是由于司马氏集团的“大行杀戮”，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不仅如此，嵇阮以及正始诗人，他们除去面对屠刀之

外，还要面对极大的欺骗。因为司马氏集团打出了“名教”的旗帜，蛊惑人心，欺骗士人，这就不能不使嵇阮、以及其他正始诗人失望与愤慨。这样，嵇阮对“名教”，连同它的鼓吹者，都采取特别蔑视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作为司马氏集团血腥屠杀的坚决反对者，嵇阮对残暴统治者的顽强斗争，也就鲜明地打上个人反抗国家、反抗社会的烙印。他们是在为着觉醒的个人，连同这些个人的起码尊严而斗争；并且是在性命尚不能保全的情景下进行的，这就更深刻地揭示出斗争的严酷性与深广的悲剧意义。

嵇阮虽然是作为觉醒的个体生命的独立存在而出现的；但是他们又不仅仅地表现为个体生命的单纯存在，因为在他们身上，还表现着一种绝大的政治与社会舆论的力量，一种生机与希望。建安时代，文人诗歌创作的“风力”所焕发出的“处士横议”之风，以及文人集团的兴起，不但把对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提高到新的层面，而且更把政治与社会舆论力量的现实问题，也提到了具体的议事日程。因为倘若能够沿着这一层面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将是对社会民主政治的企求得以实现；对“贤者”社会的肯定也将不再满足于形式而追求其实质内容。因为“举贤授能”的清明政治，从来就是中国知识阶层所追求的理想；而“处士横议”的社会舆论力量的强大，就将为这种理想的实现，创造出可能的条件。所以，最高统治者对“处士横议”之风的渐劲，是不会姑忍的，特别是像以“大行杀戮”起家的司马氏集团。他们打出“名教”的旗帜，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当某种自由势力可能会对其统治有所影响时，他们便丝毫不会犹豫，必除之而后快。嵇康与阮籍，实际上是作为那种觉醒的、但尚未成熟的社会舆论力量，也就是说作为自由势力的代表而存在的。嵇康临刑前，三千“太学生”的求

助声援，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他社会精神生活中所处的位置。钟会所说的“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以及“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⑥固然是罗织之辞，但其本质概括，倒也一针见血。他们不仅对嵇康如此，对阮籍亦复如此。何曾对阮籍嫉恨至极，“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⑦。

因此，嵇阮与司马氏集团，以及与当时社会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上，而且还表现在“处士横议”之风的自由精神上，追求反传统的道德精神上，以及与之并生的具有某种萌芽状态的民主政治精神上。正是这种尖锐的对立冲突，导致了嵇康的被害与阮籍的终生悲剧。嵇阮又都是对玄学有深入研究的哲人高士，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不单纯是感性的，而且还充满理性色彩。特别是他们以理性观念来看待人生，直面人的生命独立存在价值，因而使他们对于生死、养生与游仙等有关问题的见解，也显得尤为“深切著明”。当他们从对个体生命的感性与理性认识，这样两个方面把握人生时，他们就更加大力推崇、颂扬那种超凡绝俗的人格精神。同时，他们更在探索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把具有人格意义上的“道”之概念写入诗中，用以宣传冲淡清远、游心太玄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联系他们的实际遭遇，这似乎更能感受到他们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情操。嵇阮是目标高远，志向恢宏，极有理想与抱负的“仕人”。嵇康虽“早孤”，但“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